清明寄情

听到一只斑鸠的叫声，他说，这是自己的父亲。

想起祖辈那些往事，他说，我想痛痛快快哭一回。

吃到似曾相识的青团，她说，老阿姨若活着也有100多岁了……

那些往事那些人，在清明时节又被打捞起的那些记忆，或许只是需要清明节这样一个载体，才能让我们拥有集体怀念的契机与出口。然而，思念其实无处不在，永远在我们心上某个柔软的地方，只是在脚步匆匆中我们将它们暂时隐藏。幸好，我们有这个节日，让我们寄放思念、释放真情。

编辑：孔昕
美编：于海员
邮箱：kongxin3057@163.com

斑鸠如父

□简默

咕咕——咕咕——是鸟叫声。

在我的头顶，有一只斑鸠。

早晨起床，摁开手机，一条信息扯长音调跳了出来，是晓从深圳发的：兄弟，不惑了没？生日快乐。

今天是我的生日。忽地想爬山，如饥似渴地想，叫上妻子出门，一直向东上山。

天吐着毛毛雨，像那种一拃长的鱼儿剔出的刺儿，细而稠，晶白透亮。许多这样的刺儿交织纠缠，丝丝紧扣地穿到一起，垂到地上，在天上是迷蒙而忧伤的雾与幕，飘下来缓缓洇湿了地面。

一只斑鸠站在电线上。我远远地看到它时，它已经站了一会儿了，这让我相信它被淋湿了。开始我怀疑它不是一只鸟，而是望不到两头的电线笔直地跑累了，蹲下身子歇了歇脚，顺手淘气地挽起了一个疙瘩，没有生命也没有温度，不知道避雨，傻乎乎地被雨淋湿。等我举着伞接近它，从一个斜角的方向仰望它，我确认它是一只斑鸠，有生命也有体温，却不知道避雨，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被雨淋湿。它头朝前方，将背影撇给我，电线上挂满了一溜儿亮晶晶的水珠儿，像许多快乐的音符。它摇了摇头，像是否认着什么，身体却不动，几滴水珠儿闭上眼睛跳了下来。我移开了伞，悄悄地走近它，一直仰望着它，现在它在我的头顶，与我垂直在一条线上，我可以望见它湿漉漉的脊背。但我和它之间，隔着大面积的空白，空气在中间默默地流动，这空白或许需要隐形的翅膀才能填充，我却没有。我只有飞翔的欲望，在坚硬的陆地梦想和模拟着飞翔，我攥着的只是一朵给我遮蔽与干燥、为我撑起一角晴朗的“蘑菇”，因此它觉得很安全，认定我无法拿它怎么样，这样想着很得意，摇了摇头，似在嘲笑我，身体却一动不动。我用钥匙敲了敲电线杆，钥匙是一串，七八枚，杆子是金属的，直挺挺一根，碰出清脆的响声，它扭头看看我，啄了啄粘到一块的羽毛，仍然在我的头顶。我模仿它叫：咕—咕。叫了几声，它不搭理我。我泄气了，转身走了几步。它蓦地扑翅飞走了，留下一个潮湿柔软的背影给我，水珠儿纷纷没头没脑地跳了下来，电线一波一波地小心颤动。我觉得一下子少了点什么，仿佛一根肋骨被起走了，有一种失落的疼痛。

我似乎想都没想，脱口跟妻子说，这是我的父亲。

妻子一脸讶异地望着我，弄不清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其实连我自己也一下子说不清。

一年四季斑鸠都在鸣叫。它的叫声有时破空驾雾，有时乘风穿雨传来，如此真切，如此清晰，仿佛就在这个生着几棵参天大树的院内。我知道它离我不远，但肯定不在这个院内，也许在墙外谁家院内的某棵树上，又也许在沿河道路一旁遮天蔽日的槐树叶间。它不分时候地叫，天还没睁开眼时在叫，睡眼惺忪时在叫，我们还没睡醒时在叫，半夜十二点一片漆黑时在叫。它的叫声不会半路迷失，总会准确无误地循着灯光找到喜欢熬夜的我。日上中天洒火，满眼白色火焰，它仿佛难耐饥渴，咕咕咕咕，叫声短促而简洁，焦急地唤着水和麦子；潇潇雨打如注，溅开一片乐声，它叫得缠绵而悠长，咕咕——咕咕，似乎不厌其烦地表白着什么，也许就是爱慕与相思。有时南边一只，北边一只，也有时西边一只，东边一只，隔着空气与树木、楼房与围墙，一唱一和，将我夹到中间，我竟觉得它们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将单调、复沓的叫声水泄不通地洒遍天空与土地。即使在穿上了厚厚铠甲的寒冬，它的叫声照样如太阳升起，光芒一样洒在我们的生活上空，我听到铠甲一点一点地碎裂了。

没错，是斑鸠，让我不由得想起幼时在黔南的日子。每逢周日，一般是在下午，父亲带着我和弟弟，沿着铁路一直向前走，偶尔火车在我们身边不紧不慢地爬过，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追赶生活。其实本无道路，铁轨旁的石子溢了出来，便有了路，窄窄的像一条线，我们就踩着石子，脚板被硌得有些生疼。不知走了多久，终于拐向了右边，踏上一条小路，进入了山谷。这儿开阔空旷，四周山崖与林木环围，脚下黄土与细沙绵软无声，老鸹与喜鹊盘旋在头顶，像一小朵悠闲的云，扯开嗓子叫出了最深的寂静与苍凉，久久地萦绕不散。

一只斑鸠，站在山巅最高的那棵蓊郁青枫树上，茂密的枝叶遮蔽了它的身影，拼了命吼出高亢嘹亮的叫声——咕咕咕咕，声声快如一根根结实的琴弦，拨动着我年少的心，回荡在竖琴似的山谷中。

它至今鸣叫在我记忆和身体的山谷中，让我的记忆温润新鲜如下了一次梅雨，也让我如苍苔一天天老去的身体有了回声与岸。不论在哪儿听到这鸣叫，我都一下子想起了父亲，他正在我头顶注视着我，拼了命地叫，以这叫声漫漶和覆盖了我的全部。他叫些什么我似乎很难准确地说清，但我相信，一定与儿子和我一天天的成长或成熟有关。

那些往事那些人

□黑王辉

每次回乡的时候，总要陪祖母坐上半天，陪她说说话。祖母说得最多的，还是那些往事。

如电影般的往事太遥远，我没有任何记忆，只记得小时候见的太祖瘦骨嶙峋，已近风烛残年，每天只是静静坐在门边的石礅上发呆。看见我们这些小辈，他会趁我们不注意，一把揽到怀里，胳肢我们，直到我们笑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才把我们放开。我很奇怪已经风干的他还有如此大的力气和敏捷的身手。太祖老去的时候，亲戚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家里乱哄哄的，我快活极了。太祖出殡的时候，我还在棺材底下钻来钻去，结果被父亲拽过来，拿着烧火棍，对着屁股一顿猛抽。疼痛撕心裂肺，我狠命地大哭起来，最后被母亲拉着哭哭啼啼直到墓地。这是我印象中第一次参加亲人的葬礼，那飘飞的白幡和正襟危坐的坟茔撕扯着我年少的记忆。

对祖父的印象就比较深了。祖父养了很多马和骡子。马棚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那里有铡青草和磨黄豆的芳香。我进去的时候，那些马会瞪着乌黑发亮的大眼睛望着我，我会走过去逐个摸它们湿漉漉的嘴，它们有的会舔我的手，有的扭在一边不理我，有的会打出响亮的喷嚏。

祖父常常把马群赶到村外的小河边放牧，他喜欢带上我。他把我放在马背上，用手轻轻扶着我。我骑在马背上东张西望，后来竟发现祖父已经不扶了，落在后面远远地笑。我担心马突然飞奔出去把我摔下来，急得大哭，祖父这才慌忙跟上，说没事儿，你骑的是母马，很温顺，不会尥蹶子的。我才稍稍放心。马群在河边静静吃草的时候，祖父会躺在河滩的草地上，头枕着扣紧的双手，跷着二郎腿，哼着不成曲调的戏文。我躺在祖父怀里，嗅着祖父身上羊皮袄的膻气，和着青草的清香安然入睡。醒来时，夕阳西下，河水在晚霞的映衬下波光粼粼。

谁成想性情温和的祖父竟然患上了食道癌，从此卧床不起，吃不下东西，每天只能喝几勺稀粥。跟不上营养的他越发瘦弱了。我放学后去看他，他总让我把亲戚看望他时带的东西拿回家吃。我说，爷爷我不吃，我喂你吧！祖父的眼泪流下来，说爷爷想吃也吃不下，你吃吧，你吃就是爷爷吃！

祖父终于去了。跪在祖父墓前，看着装着祖父的棺材缓缓下葬，乡人们一锹土一锹土扬起来，落到棺材上，慢慢将棺材覆盖，最后隆起一座新坟。想着有祖父的那些时光、那些马群、那些夕阳下河水边青草的芳香，如今阴阳两隔，禁不住泪如雨下。记忆中，那是我第一次为亲人的离去恸哭。

前几日父亲打电话说，叔叔和堂弟们都外出打工了，家中只有他一个人，上坟连个搬坟帽的人也没有。要是我能回去，最好回家一趟，陪他上坟。我说好，到休息日就回去。

意念中，突然有太祖的沧桑和祖父的和蔼。我明白，他们在我身上，已经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他们的血液，我的未来，正在他们的往昔中茁壮成长。纵然生活在城市，离故乡已经遥远，梦中一瞥，却发现自己依旧是在太祖怀里、在祖父马背上的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童。祖先们那座座坟茔墓地，墓边离离的芳草，连着我深深的根。想到此时，恨不得立刻回到故乡，跪在祖先们的坟前，痛痛快快哭一回。

遥远的清香

□榕杨

清明时节，我总会想到小时候父亲给我念过的一首唐朝诗人韩翃的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念完之后，他给我提了一个问题让我作答：“寒食是什么？”我想了半天，给了父亲一个让他一直笑到今天的答案。我说：“寒食就是很冷的饭。”如今，每逢清明我都会为这个“自作聪明”的答案忍俊不禁。

说起“寒食”，南北两地的习俗大不相同。在江南，清明时节是一定要吃青团子的。记得小时候在南京，家里的老阿姨在清明的前几天，就会和左邻右舍的几个阿姨结伴到下关的狮子山去找寻和采摘一种名叫“浆麦草”的野生植物，因为做青团子最大的亮点就是“青汁”。虽然有的地方用艾蒿汁，也有人用青菜汁，但老阿姨总说“用浆麦草汁做青团子，颜色绿得好看，味道最好”。到了傍晚时分，阿姨们胳膊上挎着满满一篮子“浆麦草”回来了。猛一看，样子有点像小麦叶，邻居张阿姨还真管它叫“野麦草”。据说狮子山上和山下的田野里，成片成片的多着呢。阿姨们把“浆麦草”洗干净后，找一个大盆，用搓衣板或擀面杖把草叶搓烂，使其流出碧绿碧绿的草汁。我家老阿姨是用小石磨来磨青汁，小磨的出口套上纱布，下面摆张小凳，凳上搁个小盆，磨出的青汁，经过纱布一滤，浮沫不见了，流进小盆里的是绿而发亮的浓汁。微风吹过，青汁散发着一种很特别的淡香。待水磨纯糯米粉加入青汁后，更是绿得迷人。每次我总是跟老阿姨要一小块，像捏橡皮泥似的在手里揉来揉去，一会儿捏个小鸭子，一会儿捏条小鱼，直到把原本绿色的粉团捏成了黑绿色才罢手。

老阿姨做的青团子，有好几种馅，除了豆沙、芝麻、花生之外，还有青菜馅、雪菜馅。甜味的全是圆形，而咸味的却是椭圆形，每只上面都有一个小红点，是我用筷子头蘸着“寿桃”红料点上去的。老阿姨说，点了“红点”，祭祖时可以把福气带给“上人”，让“寒食”不寒。当青团子整整齐齐地码在蒸笼里上炉后，我的任务是守在蒸笼边，掌握时间。时辰一到，我会飞快地去叫老阿姨。此时，她一定会大声地呼道：“快，丫头，躲远点儿，不要‘哈’着漂亮的小脸！”当蒸笼打开，滚烫的蒸汽散去，我看见一只只圆溜溜的青团子油绿如玉，而且清香扑鼻，馋得我直咽口水。待凉得能入口时，老阿姨总会问：“馋丫头，吃甜的还是咸的？”我呢，一定会乖巧地答道：“和阿姨一起吃，半个甜、半个咸，都尝一尝。”此时，老阿姨一定会报以“哈哈哈”的笑声，用筷子夹起两个形状不一的青团放在小盘里，一夹两半，哇，那糯韧绵软、甜而不腻、咸得极鲜的口味，让我吃一个不解馋、吃两个不过瘾，可老阿姨总会很讲“原则”地说：“糯米的东西难消化，少吃好滋味，多吃伤脾胃。”之后的几天，每顿饭她总会给我的小碗里放上一只，直到我真正吃够了为止。

如今，老阿姨走了，去了天堂，算起来她要活着也有100多岁的年纪了。

每当清明时节，我都会怀念她老人家，吃着超市里买来的青团，在心里品着许多年前那绿如碧玉的青团的清香。